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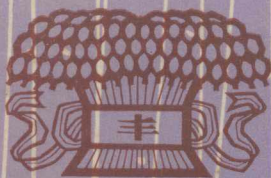
小戏曲艺选

XIAOXIQU

AN

第2册

3-2081



啥道理

江苏人民出版社

啥 道 理

小 戏 曲 艺 选

江 苏 人 民 出 版 社

啥道理

小戏曲艺选

*

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

江苏省新华书店发行

江苏新华印刷厂印刷

1973年11月第1版

1973年11月第1次印刷

印数1—40,000册

书号10100·064 每册0.16元

目 录

啥 道 理(小演唱)

.....宿迁县耿车公社文艺创作组(1)

郭团长和牛铁锁(山东快书)

.....柳 石 凌 波(10)

千 斤 重(相声)

.....南通市邮政局(22)
南通市文工团创作组

高 梁 姑 娘(坠子)

.....丰县华山公社赵屯大队社员 赵家祥(33)

温 暖 如 春(徐州琴书)

.....徐州市歌舞团创作组创作(42)
俞 迟 执 笔

拦 惊 马(徐州大鼓)

.....邳县文化馆创作组(50)

好 媳 妇(女声表演唱)

.....溪 源(57)

啥道理

(小戏曲)

宿迁县耿车公社文艺创作组

人 物 张老汉，贫农社员。

王老汉，贫农社员。

〔两个老汉在锣鼓声中笑呵呵地从两边上，走至台前。

张王 老汉 (唱)支渠南边有块地，

秧苗生长有问题，

队长昨晚交任务，

要俺去察看啥道理。

批林整风觉悟又提高，

咱贫下中农管天又管地。

敢治庄稼疑难症，

誓夺丰收创奇迹。(二人走动)

时间紧，任务急，

天刚亮，把身起，

快找老哥弟一起去，(互相发现)

走到村头碰上你。

张老汉 王老哥，

王老汉 张老弟，

张老汉 (数板)今天任务不寻常，

王老汉 (数板)队长交待很仔细。

张老汉 (数板)支渠南边那块田，

王老汉 (数板)原是沙礅芦汪地，

张老汉 (数板)面积一亩二分三，

王老汉 (数板)历来荒芜没人理。

张王老汉 (合数板)

如今为革命多增产，

芦汪改成水稻地，

张王老汉 (合唱)

多打粮食多贡献，

力争上游志不移。

胸怀世界干革命，

浑身上下添力气。

张老汉 老哥呃！

王老汉 老弟呃！

张老汉 时间不早赶快走，

王老汉 去给秧苗把病医。

张老汉 走！

王老汉 走！

〔二人边走边谈。

张老汉 (数板)王老哥!

王老汉 (数板)张老弟!

张老汉 (数板)秧苗为啥不发棵,

到底是个啥问题?

王老汉 (数板)俺们先去看一看,

看看病根在哪里?

张老汉 (数板)俺想这块新开地,

秧苗缺肥难料理,

要不就是水太深,

还可能栽插有问题。

王老汉 (数板)张老弟,你听仔细,

毛主席教导要记心里。

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

经验主义要不得(音“地”)。

张老汉 (数板)王老哥,话有理,

毛主席教导俺记心里。

先到田里看一看,

调查以后再分析。

〔二人加快脚步。

张王老汉 (数板)跨过一条堆,

走过一道渠,

转过一个弯,

绕过一块地。

(唱)为革命，争朝夕，
迈大步，走得急。
哥俩越走越来越来劲，
眨眼就是二三里，
停下看一看，
就是这块地。

张老汉 (高兴地) 呢，到了！

王老汉 俺们来看看。

王老汉 好，来看看。

〔二人进行调查，调查结束。〕

王老汉 张老弟，你说可能是缺肥料。秧苗发红缺磷肥，发黄缺氮肥。刚才俺们看过了，不发红也不发黄，秧苗的病根不会在这里。

张老汉 对。

王老汉 你说可能是水太深了，刚才俺们也量过了，水的深度正合适，病根也不在这儿。

张老汉 对。

王老汉 你说可能是栽插有问题，刚才俺们都拔出来看了，寸深的秧根一样齐，很好嘛，这不发棵的病根也不在这里。

张老汉 对。一般来说，秧苗不发棵就是这几种原因，可都不是，那是啥原因呢？……(思考)

王老汉 是呵，啥原因呢？……(思考)

张老汉 王老哥，毛主席说：“世界上的事情是复杂的，(二

人合诵)是由各方面的因素决定的。看问题要从各方面去看,不能只从单方面看。”

张老汉 对对对,世界上的事情是复杂的,看问题要从各方面去看。

张老汉 不发棵的原因,除了缺肥、水深,或是秧栽深了,难道就没有别的原因吗?

王老汉 对,俺们再找找,看看有没有别的原因?

〔二人各在舞台一侧观察。

张老汉 俺这边看。

王老汉 俺这边瞧。

张老汉 咦!(数板)

稀奇稀奇真稀奇,
为啥一块稻田里,
秧苗有高又有低?

张老汉 (数板)俺这边高,

王老汉 (数板)俺这边低,

张老汉 (数板)高的粗又壮,

王老汉 (数板)低的黄又细。

张老汉 (对观众)太稀奇,太稀奇!

〔二人思索。

张老汉 (唱)同样的肥料同样的地,

同样的品种同样的管理，
为啥一边好来一边孬？
为啥一边高来一边低？

张老汉 王老哥！

王老汉 张老弟！

张老汉 （数板）事情太稀奇，

王老汉 （数板）稀奇肯定有问题。

张老汉 （数板）有问题，要分析。

王老汉 （数板）说分析，就分析，

张老汉 （数板）毛泽东思想是武器。

王老汉 看事情要抓住它的实质，不能只看现象呀。

张老汉 对，一块稻田里，秧苗有高有低，有的发棵，有的
不发棵，这只是个现象。俺们一定要把现象剥开来，
抓住实质，才能找出有好有坏的原因。

王老汉 对，俺们再深入一步调查。

张老汉 俺到秧苗不发棵的那边去。

王老汉 俺到秧苗发棵的那边去。

〔二人卷起裤腿下田。〕

王老汉 （一只脚下水）这水还挺热么！

张老汉 （一只脚下水）唉哟！……

王老汉 怎弄的，老弟？

张老汉 这水好凉啊！

王老汉 看你说的！水晒得都快烫人了，怎么会凉呢？

张老汉 是凉的！

王老汉 是热的！

张老汉 不信你来试试。

王老汉 不信你到这边来。

张老汉 呃，我到你那边去。

〔二人交换位置。

王老汉 下。

张老汉 下。

王老汉 (一只脚下水)唉哟，真凉么！

张老汉 (一只脚下水)噫，真热么！

张王老汉 (数板)同样一块地，

同样太阳晒。

张老汉 (数板)这边热得合道理，

王老汉 (数板)这边凉得真奇怪！

张王老汉 (数板)说它怪，还真怪。

王老汉 (数板)水凉秧苗不肯长，

张老汉 (数板)水热秧苗长得快。

张王老汉 老哥
老弟 呃，问题找到了，找到了！

张老汉 是水的问题。

王老汉 是水的问题。

张老汉 只要把水凉的原因找出来……

王老汉 问题就解决了。

张王老汉 对。

〔二人兴奋地迎过去，但怕踩坏秧苗，于是绕道相见。

张老汉 老哥！

王老汉 老弟！

张老汉 是啥原因水会凉呢？

王老汉 是啊！水凉是啥原因呢？

〔二人思索。

张老汉 嗷，老哥，不论做什么事，不光要懂得那件事，还要了解那件事和周围的事情有啥关联，才能掌握它的规律哩！

王老汉 对！要找到水凉的原因，不光要在田里找，还要看看周围的情况，看看有啥关联。

张老汉 老哥，你说得对。

〔二人分开观察。

王老汉 （数板）南边靠稻田，
北边靠水渠。

张老汉 （数板）水热的离渠远，
水凉的紧靠渠。

王老汉 （数板）秧苗不肯长，
跟渠有关系。

张老汉 （数板）顺着这条线，
再来查仔细。

王老汉 （数板）俺来把水放，

张老汉 （数板）俺来察看地。

王老汉 （数板）水从渠底来，

张老汉 (数板) 渗进稻田里，

张王老汉 (数板) 秧苗不发棵，

病根在这里！

张老汉 赶快在水渠和稻田之间挖条沟。

王老汉 把渗过来的水引到沟里去，就管了。

张王老汉 对。

张老汉 俺们照着毛主席的哲学思想办事，把秧苗的病根查出来了，解决的办法也找到了！

王老汉 走，向队长汇报去！

张王老汉 走！

(唱) 隔山隔水不隔音，
毛主席和俺们心连心，
自从学了辩证法，
天新地新人更新！

——幕 落

郭团长和牛铁锁

(山东快书)

柳石 凌波

革命部队英雄多，
我表一回，老团长传经打坦克。
这位团长名叫郭宏志，
他是抗美援朝的老英模。
看样子年龄四十多，
可他那性格，比年轻小伙还活泼。
部队野营行千里，
他不骑马来不坐车，
一路上开动“11号”，
休息时高唱(唱)“……英特纳雄耐尔……。”
嘿，还给战士指挥歌(哩)！
这一天，冒雨来到马鞍山，
按课目，训练单兵反坦克。
你抬头看：
阵地上，枫林似火红艳艳，
乍晴的霞光照山坡。
阵地前，“敌军”的坦克来回跑；

各分队，立即展开就动作。

郭团长，在各阵地上走了一遍，

不一会，来到六连指挥所。

(白)“张连长!”“到!”“怎么样?”“准备好了!”

“噢，我看看。”

郭团长刚刚接过望远镜，

见正北方，嗬，有一辆坦克出了车!

呼呼啦啦开过来，

看那个劲儿，气势汹汹了不得。

什么沟、坎、石头障碍物，

它看了只当没见着，

盆口粗的枣子树，

被它“咔嚓”一撞两半截。

(白)好家伙!

郭团长指挥所里正观察，

蜚壕里，噌，跃出来个战士冲下坡。

这个小同志，浑身上下是虎劲，

亮晶晶一双大眼高前额，

黑脸蛋儿饱鼓鼓，

脸蛋上，一边一个酒窝窝，

年纪不过十八九，

挽着裤脚儿捋胳膊；

有一颗反坦克手雷抓在手，

正撒开两腿追坦克。

郭团长轻声问连长：

“咳，这个同志叫什么？”

“首长，他姓牛名叫铁锁。”

（白）“哪里人？”

“家住在泗阳五道河。”

（白）“多大了？”

“他今年刚刚十八岁。”

（白）“刚参军？”

“入伍还不满两个月。

他决心以前辈英雄为榜样，
接过枪杆保祖国。”

（白）“嗯！好样的！”

郭团长边看边听边点头，
打心眼里喜欢这个小家伙。
只见他离坦克还有十几米，
举手雷大喊一声：“着家伙！”
嗖丢丢，反坦克手雷扔出去，
不偏不倚正打着，
可惜他慌慌张张忘了一手，
好象没拉导火索，
手雷咣当碌落了地，

（白）“糟糕！”跟蚊子叮了一口差不多。

那坦克还是大摇大摆往前拱，
这可气坏了牛铁锁。
他憋气跃身猛一蹦，
大背枪，噌，奋不顾身上了坦克。

拿起铁锹就撬坦克盖，
“嘿！嘿！……”撬了半天没挪窝。
使足了力气猛一撬，
“嘎——喳！”铁锹把子给撬折（啦）。
铁锁急得直出汗，
心里说：这东西比王八盖子还难剥（啊）！

（旁白）那还用说！

那坦克觉着身上有动静，
心想别叫他轻易把我捉！
它把炮塔一摇打了个旋儿，
喇——噎噎噎，把小牛甩出一丈多。

（白）“张连长！”“首长。”

“钢刀虽好要开口，
我去交待交待这个小家伙。”
连长说：“要去我去你指挥。”

（白）“怎么？”

“俺对首长的安全要负责。”
“嗨！我又不是泥儿捏的，
又怕碰来又怕磕。
练兵需要传、帮、带，
这是咱老战士的新职责，
和战士摸、爬、滚、打在一起，
就好比新刀、老刀一块儿磨！
我要不经常补补课，
锈成疙瘩你负责？”